

# 云河颂

——献给家乡的歌

□ 雪安理

圣洁的白云一朵朵  
在蓝天上巡逻  
驱散了风霜雨雪  
让太阳温暖山河

激情的浪花一束束  
在大河里奔波  
传递着喜怒哀乐  
把感叹融进漩涡

啊  
白云向蓝天承诺  
让太阳温暖山河  
浪花为大河呐喊  
把感叹融进漩涡  
挽住云河洗天青  
人间正道永宽阔

一棵禾苗的幸福  
我想沿着一棵禾苗的方向  
学会哭学会笑  
学会慢慢睁眼  
半信半疑奔走中  
学会倾听  
风雨的问候虫鸟的呢喃  
骨骼拔节的劈啪作响  
无论你来与不来  
有些秘密都不说破  
我要学会枯黄  
学会低头  
学会忍受某一天头被割下  
依然成熟地笑着说幸福

我的稻子

你的世界里,住着风雨,哭笑  
这些,不用别人介绍  
灯火走远了。许多算计和商人  
被你关在了门外

# 田野的风

□ 杨正彬

你的呼吸暖暖的,心思柔柔的  
那些蛙鸣很快就跳进来  
还有蚂蚱,绿绿的身子  
你的梦很轻,像母亲的发丝  
父亲抽起的劣质烟雾  
你的梦就躺在他们的皱褶中  
心满意足的样子,像他们  
越来越紧的笑  
于是紧紧地,你就挨着  
你的兄弟姐妹,堆成了堆  
像小山,像坟茔  
我徘徊世外,渐渐孤独  
我无法再伸手抱住你们  
哭一声爹! 喊一声娘

# 父爱如锤

□ 淖柳

秋风萧萧,凉意来袭。晚间散步的我,不觉打了个寒战。

寒战中,我想起了卧在开发区公墓里的父亲。爸爸,您冷吗?儿给您送件衣衫去。给您烧点纸钱,以红红的火光和我的温热的身子,焐焐那冰冷的墓地,再次互感着我们父子的体温。

前年秋天,父亲因脑梗久治不愈,常年卧床不起。我们姊妹几个轮流照顾风烛残年的父亲。一天傍晚,我守候在病床前,阅读着正安兄的《父亲米寿》一文:“去年中秋节前后回家,看到父正跪在浮箱码头上次衣服,我眼睛立即湿润了,父亲不会游泳,万一滑下去,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我责怪父亲不该如此大意,父亲若无其事,连说不碍事,做惯了。”读到这里,我潸然泪下。可怜天下父母心。父母总是为儿女做得很多,让儿女做得很少;父母给儿女的太丰厚,儿女们怎么报恩也报不尽啊。病床前,我感到父爱的太阳温暖着我,父爱的小锤轻敲着我,让我多了些温情与暖意,多了些清醒与坚韧。

父亲,陆树勋,识字不多。1949年初,父亲推着板车随大军南下。行至高邮,跟着时任营职的叔叔陆青山,留下来参与国营农场建设。在我记事的时候,常听到果林场前辈们说,场里有个有名的“陆大扁担”,就是你爸爸。在马棚老鼠沟农场、果林场筹建时,你爸爸挑河沟用的扁担最长最粗,他挑着五六百斤重的泥担子,从河底爬到河肩,总是走在最前面,每年挑河滩的奖牌都是他。

由于父亲的肯干和朴实、可信和憨厚,领导让他干起了采购员。1962年,父亲被省农林厅借调去辽宁等地,采购紫穗槐等树木种子。“借”就是一年。在那个极度困难的年代,母亲领着我俩过艰难的日子。借调外采结束,父亲返家,给我带回了全校最美的帆布皮包边的书包。当我精神地背起小书包,欢天喜地跟着我的涟水同乡朱农大哥去读一年级的时,父亲在我小屁股上轻轻地锤了一下,我兔子似地奔向学校。

果林场里的我家住宅,与下放知青点靠得很近。在我小学三年级暑假的时候,父亲把我拉到场圃团干部、下放知青冯其亮的面前(冯其亮在市民政局干休所退休),对冯书记说,我把小场子交给你(“小场子”是我的乳名),以后场里那头驴子的草料就交给他了,要是小场子偷粮,没有打驴草,你就告诉我,看我怎么锤他!从此,我就干上了小驴倌,喂驴、溜驴成了我的课后作业,由于草足驴肥力大,驴儿拉磨也更带劲。六年级之后,我去宝应县王营中学念书,就此结束了我的喂驴生涯。三年的驴倌,让我初步懂得了何谓劳动、何谓坚持。

1968年,建设高邮化肥厂时,从全县抽来了30多名采购员,父亲位列其中。厂子建成后,需留下3名。父亲因采购化肥生产的心脏设备成绩显著,被主抓工业的县领导选中,实现了由农业工人向工业工人的一跃。组织上关心,开始着手把母亲和我们姊妹三个调上来,以便父亲采购工作再上层楼。父亲多次与知心同事商讨:把家往哪儿安?有的说就安在城里吧,妻子可以进在建的水泥厂也可进化肥厂。有人建议还是去离城很近的八里松蚕种场为好,场圃调场圃很顺,再说孩子们还可以不下放了。权衡再三,父亲表现出采购人爱子的精明与狡黠,最终选择在城南的蚕种

# 文 游 台
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

显摆,即炫耀,高邮话也叫摆摆,摆胜(音)。人喜欢显摆,大概来源于某组基因的排序,一点点大的小孩子,画了一幅画,或者搭了个积木造型什么的,要把家里人一一拖过来“欣赏”,得不到赞美绝不会罢休。成年人显摆不能这么直接,要含蓄得多,让你感觉他(她)完全不是有意的。比如中国大妈,若戴了只金手镯,她不会直接捋起袖子给你看,而是说,唉,这几天感冒难受死啦。你不禁会问,去医院挂水了没有?她就说,挂啦,遇到个小护士抽死啦,给戳了几针才挂上。你看你看,弄了好几个针眼。她把袖子捋起来,指着金镯子周围给你看。针眼看不见,金镯子直晃眼。你转回会问起金镯子的事,她又会一副抱怨的样子说,叫不让买不买买,儿子媳妇(或者女儿女婿)非要买,一万多块呢,浪费钱。有什么戴头呀?你羡慕得只有咽唾沫的份——这也正是她最想看到的。

# 说说显摆

□ 吴忠

单说个前不久看到的有趣的社会新闻吧。说重庆两个盗贼,居然把偷来的珠宝拿到网上来晒,结果被公安机关逮个正着。后两贼被网友笑称为“笨贼”。真是天下之大,无奇不有,哈哈。当然,也有尽管隐藏得很好,最后还是被挖出来的。当官的不贪,富是没有理由的。所以许多贪官在案发之前表现都很低调,绝不露富。一种被称为“葛朗台式”的贪官,吃的住的行的看上去都很简朴,上班骑的自行车说不定还生着锈——可是一旦案发,能从其家搜出数千万乃至上亿的资产来!令人瞠目结舌!

可以显摆的东西很多,应该说方方面面,无所不包。物可以拿出来显摆,人也可以拿出来显摆。老公的事业,聊几句就会说我家那位如何如何忙。老婆有些姿色,恨不得天天“挂在裤带上”,满大街上走。子女有出息,则三句不到就谈到孩子。不说家人,近亲,不是也时常听到有人说其表哥的小舅子的叔丈人的女婿,在哪儿做个什么长之类的吗?朋友圈、同学圈等等也同样可以显摆。有的人在公共场合(如宴会这样的场合),会跟那些在社会上有头脸的人像老朋友似,或扶着膀子热情招呼,或脑袋挨得很近窃窃私语,让人猜想他们的关系肯定不一般。显摆人脉关系,实际上就是向你展现他(她)是有能量的,你以后要把他(她)当个人物看待。

显摆技艺。如果确实有两把刷子,拿出来展现展现说不定还要提倡。就怕并非如此。比如某人喉咙好,喜欢在公共场合唱歌,虽有显摆之嫌,但毕竟给人听觉享受。就怕遇见声带不好,却没有自知之明,又喜好在公共场合卖弄的,若跟这样的人在一个屋子下上班那就惨了,非减寿不可。显摆学问,就怕是半瓶水。我有个同学,当年追女朋友卖弄学问,说他现代诗歌有研究,可是漏了馅,把戴望舒说成了大美女,还说徐志摩追求过戴望舒。女友问他徐志摩什么时候又搞同志关系了?他脸涨得通红。

不能说显摆本身就是个什么大病,至多就是得意忘形的样子会招来人嫌恶。但显摆会激起人与人之间的盲目攀比之风,带坏整个社会风气。多少人为此打肿脸充胖子,买来根本就不需要的车或其它奢侈品,搞得欠了一屁股债呀。

# 小马

□ 濮颀

小马姓胡,属马。叫什么,知道的人不多。他二十年多年前就在这所百年老校做零工,按属相排下来看,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。小马个头不高,人挺精神,也有力气。说话嗓门很大,咬舌严重。那是因为他先天舌系带发育不良,幼年时父母也不晓得找口腔科的医生矫正,以致落下现在这个毛病。小马命苦,跟牛郎一样,从小父母死得早,跟着兄嫂过。兄嫂对他不是很好,经常饱一顿,饥一顿。到了该成家的年纪,也没给他好好张罗,好年景一下子就过去了。

十多年前,他讨过一个老婆,当然不会跟牛郎一样幸运地遇上美丽善良的七仙女,而是亲戚们费尽周折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一个贵州女人。男欢女爱的日子过了几年,就是在那几年里,小马的瘦长脸变成了小国字,瘪瘪的肚皮也在不知不觉中挺了起来。大家经常寻他开心:“小马,这些年没见你老婆肚子大,原来是你怀上了。”小马听了一点不恼,乐呵呵地摸摸自己微微突出的肚皮,憨憨地笑着说:“是的,快三个月了。”

可惜好景不长,没过几年,女人跑了。卷走他可怜的一点积蓄,也没给他生个一男半女,丢下他至今孑然一身。有人问过小马恨不恨那个女人,小马摇摇头:“人家到底跟我过了几年,一日夫妻百日恩,百日恩情似海深,该我命苦。”

“屋漏偏遭连阴雨”,没有多久,小马在一次施工中意外受伤,校方可怜他孤寡,给他治好伤并收留了他,签了长期用工合同,还特地分了两间闲置的校舍给他。从此,无依无靠的小马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

这个学校有很多香樟树,每天天不亮,小马的身影就会出现在香樟树下。香樟树长在校园主雨道的两侧,落叶多,还结一层酷似小蓝莓样的黑色果子,果子硬硬的,用脚踩上去咯蹦一声响,冒一股紫黑色的液体。小朋友觉得很有意思,下课时经常三五成群地去踩落在地面上的果子,踩碎的果子壳粘在甬道的水泥路面上,黑色的果汁就会黏在水泥路面上,形成一块一块的黑斑。小马心疼地面被弄脏,大早就起来清

# 小马

□ 濮颀

理,一边弄一边叽里咕噜地埋怨。课间的时候他也闲不住,不时去追赶踩果子的调皮猴。为这事他还专门到校长室上访,校长很重视,为此开了专项会议,果然,孩子们不再踩果子。路面看起来清洁多了,小马很开心。

这所学校里除了香樟树,还有孝顺竹,红枫,枇杷,牡丹芍药,金桂银桂,山茶腊梅,春桃冬青。小马自然而然地又做起了花匠,浇水,剪枝,施肥。看不见他做了多少,只知道三月春桃朱砂染,八月桂花一垄烟,冬日的第一场朔风吹过,你站在校园的任何一个角落,都能闻得到腊梅的暗香浮动。六月一到,黄灿灿的枇杷挂满枝头,大家都说这是小马的功劳。

其实小马也挺聪明的,他知道“王小二下面,看人兑汤”的道理。见什么人说什么话,一点不犯嫌。在他的眼里,“县官不如现管”,总务主任比校长的官大,因为他属后勤组,总务主任就是他的直接领导。他也单纯好骗,平日里有老师指派他做事,他没那么爽快,但只要说一声:某某主任让我请你怎么怎么的,他二话不说,拔腿就跑。这一招屡试不爽。但是他也有热心帮忙的时候,平时常跟他打打招呼、拉拉话的,有废弃不用的旧簿本让他收去卖了废品的,他都能记在心上。小马也会做人,学校食堂的泔水、剩菜饭他会收起来,隔三五送到兄嫂家中喂猪。兄嫂也会念及他此时的好处,到了过时节带他回家吃顿团圆饭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,小马依旧孤身一人。大家舍不得小马,都叫他趁早找个对眼的,将来老了好有个伴。小马却说不着急,要找到就找个有文化的。他说西天大雷音寺悬梁上的蜘蛛终日听如来讲经,日子久了也染了佛性。小马二十多年生活在这座书香校园里,多少也沾染了一些文化味,有这样的想法不足为怪。

大家都说小马傻,不会想心思,从没见过他有不开心,不满足的时候。我想,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孑然一身的他望着窗外的星斗,眼中一定会有一滴晶莹的眼泪。